



金融海嘯中教會的挑戰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2月初預警，金融海嘯可能出現破壞力更強的「第二波」。特首曾蔭權更以集中火力對抗金融海嘯為由，宣布押後就2012年特首及立法會選舉安排的諮詢，可見政府嚴陣以待，最壞的時刻未到。2月25日公佈的2009-10年財政預算案更聲言採取反周期策略，以綜合赤字399億元的預算抵禦經濟下滑對社會的衝擊。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教會至少面對兩項挑戰：(一)從牧養的角度，教會應趁此機會加深信徒對聖經的認識，不但以耶穌的教導重整生命中的優次，更要省思財富的本質、批判經濟制度的罪惡；(二)從使命實踐的角度，教會要帶領會眾同心合力、傾出所有去關懷扶助社會上最受經濟萎縮影響的一群。此文嘗試就幾段相關的聖經經文提供一些詮釋和實踐的可能性，供讀者參考。

「才幹」的比喻

金融海嘯之後，教人理財之道的書籍大受歡迎，當中由來自相關財經專業的信徒所撰寫的，毫不例外地都引用馬太福音(25:14-30)裡按才幹受責任的比喻，以論證信徒投資的時候要忠於管家的職分。然而，若我們留心這段經文的前文後理，主耶穌以此比喻論述天國，跟管理個人財富或善用才幹並無直接關係。比喻中希臘原文的 *talanton*「他連得」其實是古時貴金屬的重量單位，呂振中譯本將之翻譯成六千日工錢，和合本聖經譯成一千銀子。英文的 *talent* 同時包含拉丁文的 *talanton*(才幹)和希臘文的 *talanton* 兩個意思，是十四世紀翻譯英文聖經之後才出現的語言變化。無疑這種語帶相關顯出譯者的心思，但我們照此字面意義來詮釋這個比喻，卻會先入為主。

按馬太福音的文本脈絡，耶穌關於終

末的講述由第24章開始，下接第26章的敘事隨即發展到耶穌快將受難的序幕。而當中三個連接的比喻用「等待歸來的主」此題旨貫串，它們首尾呼應，帶出了信徒在人子降臨之前必須儆醒的教導(見表一)。第24至25章充滿世界走向終末、天國既濟未濟的張力，耶穌就門徒關於世界末了的提問，用了很多戲劇性和意象豐富的言語表達人子降臨前種種公開的豫兆，卻始終強調那日子、那時辰連人子也不知道(24:36)，以同時確立試煉的真實性和忍耐的重要性。第25章最後以山羊和綿羊的比喻，道出審判的確定性和嚴重性。福音書在此說明了基督信仰對末世

本期內容提要

- 「才幹」的比喻 頁1-3
- 耶穌關於財富的教導 頁3-5
- 教會實踐扶貧使命 頁5-8



表一 馬太福音第24至25章的比喻

善僕與惡僕 24 : 45-51	十個童女 25 : 1-13	受託的三個僕人 25 : 14-30
主人不在	新郎不在	主人不在
準備的必要性		
主人早歸	新郎遲來	
人子降臨時日的不確定性引起的危機		
童女低估了迎接新郎所需的準備		僕人高估了主人的要求
準備不足的危機		
哀哭切齒	被拒門外	哀哭切齒
準備不足的結果		

的關懷：一方面，信徒對人子何時復臨是**無知**的；另一方面，卻不能逃避對於人子審判的**確知**。這種終末的向度，曾激發當時生活在羅馬政經制度下的福音書受眾對現世的困苦艱難作出反思，並不斷挑戰歷代信徒在世的倫理實踐；對今天渴望安定繁榮的香港教會，是否同樣也有警世的作用？

對福音書裡面十個童女的比喻和「才幹」的比喻，可以有這樣的解釋：**假如**，前者講的是**低估**了迎接新郎所需的預備，因為**疏忽**而預備不足；後者就是講**高估**了主人回來前所需的預備，因為**害怕**而預備不足。從那個受託一千銀子的僕人(25 : 24-25)的自辯看到，他自以為很明瞭主人的性格，甚至認為將銀子埋在地裡，足證自己可靠負責。主人的反駁(25 : 26-27)卻道破了僕人的言行不一和計算錯誤。用現代人的說法，僕人是錯誤地應用了一種「壞鬼神學」去揣摸上主的心意，權衡過利害之後，才去做最安全保險的事，與其說他不肯冒投資的風險，不如說他是謀定而後冒險(calculated risk)。

耶穌用金錢作隱喻，只因「劇情需要」，以表明銀子既不是主人送的「禮物」，僕人也不是受託去「寄存保管」，而是被期

望去「做買賣取利」，從而令比喻有一個充分自足的詮釋場景。若我們以為比喻真的談論如何管理財富，便容易誤會耶穌鼓勵信徒要有企業家的進取創富精神。那類追求卓越「成功神學」甚至用第26節來合理化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罪惡，視財富增長為主賜福的明證。其實「才幹」的比喻跟大部分的比喻一樣，它的「教訓」雖不至於望文生義，但也無需過度詮釋，穿鑿附會找出背後的寓意，猜度銀子表徵甚麼應該被善用的恩賜。信徒旅居世上，固然要學習做個稱職的管家，但我們要好好管理的何止財富或才幹，況且這也不是比喻要處理的題目。比喻的中心信息勸勉我們無需因怕達不到上主的要求而放棄盡力，而到底我們應該為主再來作何準備，福音書已經在下文清楚交代。如果我們將比喻孤立、斷章取義，便看不到原來一個盡忠職守的「好管家」也會因為犯了獨善其身的「疏忽之罪」(sin of omission)而被主耶穌在審判的時候，歸入左邊的山羊那一欄(25 : 31-46)！

貧窮作為結構性罪惡

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煞「才幹」的比喻跟財富的關聯。主人提議僕人何不放貸收息，但農戶因債台高築而陷入更深的

赤貧，是古往今來的惡性循環；主人也不深究另外兩個僕人用何種手段謀取高利，亦等同姑息巧取豪奪。惡僕的狡辯無意中揭露了一個「真相」：僕人若賠了錢要負上個人責任；但如果賺了，利潤都歸主人，唯一的獎賞就是更大的責任！但若細讀主僕的對話，主人表面上既好像間接承認自己是個無本生利的財主；但他又解釋，從來沒有要求第三個僕人拿百分百的回報來交差(25：26-27)。耶穌當初說這個比喻的時候想必留給聽眾一個反詰：上主真的**像個**嚴厲苛刻、遠離民間疾苦的大領主(absentee landlord)嗎？

受羅馬霸權統治的猶太百姓，今天第三世界的人民，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被剝削和壓逼的窮人，對比喻可能會產生特殊的共鳴：僕人對主人的指控幾乎合情合理！處身富裕社會的我們，讀了這個比喻，如果只會問自己怎樣做個負責任的投資者，便證明我們不曉得用窮人的耳朵去聽故事。事實上，有時制度的受害者也會用既得利益者的眼光看事物，例如對經濟制度的結構性之惡(structural evil)視而不見，以為貧窮只是個人的失敗、不幸或懶惰的結果。

金融海嘯發生以來，不少宗教領袖、以至國家領導人異口同聲指責人類的貪婪是罪魁禍首，道德缺失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次原因。但是，將經濟制度產生的惡果全部歸咎個人的罪(personal sin)，是一種片面的神義論開脫(justification by theodicy)；將所有問題「個人化」，其效果是為結構性罪惡製造不在場證據。站在道德高地肆意指責別人的貪婪，以為改變人心便可改變社會，卻對徹底改革經濟制度的艱鉅和結構性的惡輕描淡寫，可說近乎偽善；相反，高談闊論創建理想的經濟制度(例如沒有盛極而衰的周期、沒有貧富懸殊)，但不曉得任何善良的制度最終都會被人的罪和無止境的慾念所扭

曲，則未免流於天真。這兩種流行的觀點對人性的理解，皆不符合基督教的人觀。

基督徒向別人宣揚戒貪，有沒有先跟自己「算帳」，反問我們的錢是如何賺回來、又用到甚麼地方去？**我們有否為自己的財富負上屬靈責任**？金融海嘯是一個機遇，讓信徒深刻反思財富的本質到底是善、是惡，還是中性，只要取之有道、懂得施捨便可？

耶穌關於財富的教導

若說馬太福音的終末關懷有助我們反省社會經濟制度，路加福音則有助我們反省如何運用金錢。路加福音裡面，無論是馬利亞頌(1：46-55)、耶穌在拿撒勒會堂的誦經(4：17-22)，以至福音書獨有三個關於財富的比喻，都突出貧窮和財富的特殊位置。

無知的財主(路12：16-21)：福音書第12章的脈絡清楚說出人面對恐懼、憂慮、不安的時候一般會有的「自然」反應，讓讀者從一個新的角度發現：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惟獨仰賴從上主而來足夠有餘的恩典。耶穌通過「無知財主」的比喻呼籲人心的回轉，我們很多時卻淡化它簡單但困難的教訓；例如，想像財主因為囤積居奇，所以才被上主懲罰奪去性命，但故事根本沒有暗示財主意圖不軌。財主一心一意計劃安逸地享受屬於自己的財富，乃人之常情，好像無可厚非，但他不明白財富並非完全是自己努力的成果，只不過是因為「田產豐盛」；財主因他的「無知」而錯過生命，未知死之將至。

比喻推翻了傳統智慧，警惕我們財富未必是種福氣，也呼應耶穌說富人難進天國(18：24)，但我們若以為它單獨針對富商大賈，便大錯特錯！追逐事業成就的中產人

士，或者誓要出人頭地的草根階層，也一樣會將在世的安全感寄託於錢財。金融海嘯令很多人的身家蒸發，就算不主動涉足金融投資的人，強積金戶口也即時縮水，破壞了不少人的退休大計。當基督徒也因為經濟環境逆轉，憂愁隨時被減薪裁員，教會便鼓勵人要自求多福、知足常樂，是否將「知足」當成「常樂」的虛假保證？甚至教會勸人知慳識儉、積穀防饑，是否有違耶穌反對積聚財寶的教導？當然，為自己和家人將來的需要儲蓄是一種美德，我們也絕不反對量入為出的個人理財原則；但如果穩健的退休保障安排變成我們忽略生命的藉口，令上主對我們的要求淪為次要、不斷被押後，我們便跟財主一樣「無知」！耶穌不厭其煩地教導門徒勿慮衣食，今天我們可能覺得是老生常談，但又有多少基督徒能身體力行？

不義的管家(路16:1-13)：耶穌關於財富的教導成為無數基督徒的攔阻，我們以為愛財是萬惡之根(提前6:9-10)，於是金錢本身或擁有金錢是無罪的，重要的是對金錢抱健康正確的態度(attitude)。這個比喻卻動搖這類神學立場：真正的試煉是我們如何**使用**金錢，不是如何**看待**金錢。

「不義的管家」可說是路加福音裡最難理解的比喻，關鍵是第8、9節：(一)管家被稱為「不義」，是由於他在第5-7節的不誠實行為，還是比喻開場時浪費財物的指控？(二)耶穌是否誇獎管家的不道德行為？(三)「不義的瑪門」指的是不義得來之財，還是指財富容易導致不義和腐敗？有學者為了替管家平反，推測他減免一些將來可以關照他的生意伙伴(不是一般的窮人)的債項，只是放棄了自己原來收取的暴利，沒有令主人損失；耶穌誇獎的是管家的「聰明」、不是認同他的「不義」。這個解釋或可成立，但比喻不一定是道德教訓故事(morality tale)，

故事的人物不必忠奸分明、對錯立判，文本可以容許不同詮釋的可能性，例如：比喻的劇情指向一種「危機處境」，耶穌利用了修辭學的反差(contrast)，連「今世之子」也曉得「聰明」地透過財技去應對逼在眉睫的審判結果，作為「光明之子」的門徒**豈非更應**著眼永恆，在最小的事(例如金錢)上忠心？耶穌利用比喻帶出的教導卻是清楚的。非常罕有地，耶穌用擬人法稱財富為「瑪門」，而且將瑪門的權勢與上帝的主權絕對地對立起來，正是強調門徒須格外提防成為金錢的奴僕：**瑪門最大的誘惑就是令我們誤以為可以靠著調節對金錢的「態度」，做金錢的主人，既享富貴、又事奉上帝！**

財主和拉撒路(路16:19-31)：有人以為「不義管家」的比喻好像提議我們通過施捨，為永生「買保險」，福音書其他地方也鼓勵我們要投資永恆、追尋「另類」的獎賞(12:33-34)，但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卻否定「用錢財結交朋友」的功利想法。

財主雖在陰間覺悟前非，但他擺脫不了從個人圈子的利益出發，關懷另外五個兄弟的命運，多於窮人真正的需要；他將善行工具化，當為是得救的手段。正如亞伯拉罕對他的反駁，摩西和先知的話是清楚明白的，對窮人的救濟不單純是隨緣樂助的義務，是無可推諉的律法要求(申24:10-22)；況且，口袋有餘的施捨同情，也沒有甚麼可以自誇居功。相比之下，拉撒路在比喻裡卻是個沒有戲分台詞的腳色，只因為在世的貧窮便賺得永恆的安慰。路加筆下的耶穌慣用倒置法描述終末的審判(eschatological reversal)，表達上主優先與窮人為伍的選擇(1:52-53; 14:13-14)。比喻裡路有凍死骨的鮮明對照，暴露了貧富懸殊之所以是罪惡，是因為它製造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異化；財主缺乏的不只是物質的施捨，而是憐憫之

心。耶穌沒有提出減貧的具體方案，也沒有講明富人應該幫助窮人到甚麼程度，但發出嚴厲的警告：今生決定來世，沒有挽回的第二次機會。

慈惠和施捨的分別

耶穌沒有為信徒頒布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金錢倫理，更沒有為反對(或支持)私有財產制度提供經濟學理據。他關注的是財富的作用和力量，令人對別人的貧乏視而不見，結果對自己生命靈魂的「貧乏」也視而不見，令自己跟上主割裂。若我們將耶穌的**屬靈關注**變成道德規條，便會爭辯是否要「撇下所有」才能跟他(5：11、28)，還是像撒該只將一半分給窮人便已足夠(19：1-10)。我們將恩典變成律法，就會像不肯變賣所有的官一樣憂愁地離去，與救恩擦身而過，看不到救贖伴隨審判而來：「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18：27)。悔改的第一步就是承認，既然我們不能脫離金錢世界，便要認清金錢的增長、使用、分配如何影響人與人、人和神的關係。

耶穌早已啟示克勝瑪門的最佳武器：無私的贈送(giving)能顛覆金錢的交易邏輯。所以基督徒務必小心不讓慈惠(charity)腐化成施捨(alms)。前者令人從權力中得釋放，後者不單用人情債築起恩庇侍從的主客網絡(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甚至將上主無價的恩典牽涉入金錢的買賣關係。慈惠彰顯上主無條件的恩典，所以在聖經裡面我們只看到有需要的人(the needy)，從不深究誰值不值得幫助(the worthy)。

教會實踐扶貧使命

金融海嘯發生以來，不少宗教領袖批評過度消費的禍害，但其實除了不正當使用金錢的錯誤，還有不肯使用金錢的過失。**教會的挑戰是記念社區裡受經濟衰退直接影**


響而面臨生活困境的家庭，將別人的需要擺在自己的缺乏之上，與社會同舟共濟。對陌生人的慷慨(hospitality to strangers)正是新舊約聖經共同的教導(利19：33-34；路10：25-37；羅12：13；來13：12)。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2年出版的研究報告《福利與信仰》發現，教會以「慈惠金」形式提供的經濟援助大體能做到以人為本，主動關懷受助者的需要，尤其是對受助者的信任和尊重(例如無需複雜的申請審批程序)，與政府提供的綜援安全網形成強烈對比。但報告同時指出，慈惠金的信仰基礎薄弱，負責審批的教牧和信徒領袖對教會的福利責任的理解存在頗大差異。有堂會認為慈惠金不過等同會友間的「互助基金」；大部分受訪堂會設立慈惠金的目的只是提供一次性、小額的援助，為會友解燃眉之急，有長遠福利需要的仍會被轉介接受政府的協助。結果，教會因憂慮資源無法應付需要或者被濫用，所以不敢公開宣傳慈惠金，或者將受助對象侷限於會友或其親屬。換言之，教會通常的自我定位是「援助補充者」或「服務轉介者」，照顧老弱貧困的主要責任都歸政府和社福機構。

「社區教會」的服事模式

如何同時關懷人的肉身和靈魂的需要，結合愛鄰舍和傳福音的使命，是教會不斷探討的課題。「整全福音」或「整全使命」的概念雖在近年興起，其實有堂會早已將「社區教會」的理念付諸實行。

有45年歷史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從一開始就跟隨社區的需要一起成長，起點是昔日雞寮的徙置區。觀塘堂一直以自己的資源為最初的內地難民、經濟起飛時的勞工階層、九七後的新來港人士等提供社會服務；到1980年代中後期，服務才開始接受



政府的資助，但七成的經費仍以募捐得來。觀塘堂的堂主任盧偉旗牧師，亦同時兼任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主任。早於金融海嘯發生之前，觀塘堂已經在2005年開始了一間袖珍的食物銀行，因而受到傳媒的報道和政府的注意。社會福利署2月公布撥款1億元在全港18區推行短期食物援助計劃，觀塘社會服務處是五間中標志願機構之一。

盧偉旗牧師憶述當日以堂會有限的資源開設食物銀行雖然有點冒險，但證明了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確嚴重，很多人亟待援手。盧牧師分享：「我們發覺貧窮人或基層人是很有尊嚴的。……不要以為貧窮人是極大的負累，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他否定「長貧難顧」的說法，因為只要給窮人機會，他們很快可以脫貧：「我們的思維模式不該常從金錢出發，心想：『嘩！這樣派錢，很易就會坐食山崩。』若採取這角度來『消化』貧窮人的問題，便大錯特錯！反之，教會應動員更多人去探訪基層，給他們介紹工作，如果真正缺錢，確有需要給他們借貸，向他們說：『不用怕！這裡有數千元給你撐住，好讓你熬過兩、三個月。』其實，他們都會『搏老命』去找工作，希望盡早清還欠款。」

當被問到食物銀行獲得的政府資助用完之後怎辦，盧偉旗牧師說已經打算按教會自己的能力繼續下去：「做我們原本所做的，我們依靠的並非地上的勢力，也不採用『睇碟食飯』的思維去籌劃服務。」他解釋堂會的理財哲學是「按需要搵錢」、「量出為入」：「我們如果決心做好一件事，就要禱告及分享異象。這麼多年來，神讓我們穩步發展，團隊不斷擴展，支出亦持續上升，但亦都沒有虧損。當我們愈肯做、愈夠膽色，資源每次都是just make，『年關難過年過』，總體開支大了，但總體收入亦提升。」


盧偉旗牧師建議信徒不宜將貧窮問題想得太抽象，過於顧慮單靠救濟是否無法根治貧窮：「你連第一小步也不行出來，就去想最終極方案？行一步總比行零步好，每樣事只想到『最ultimate的effect會怎樣？』，必定只會想到困難、做了也無用！就如倒一杯水到海裡，對海會有甚麼幫助呢？這是一種消極思維。所以，我贊成其他堂會也可以嘗試派米、派福袋，其意義在於屬靈操練。不要請人家派，要自己親力親為，跟貧窮人握握手，觸摸一下他們粗糙的雙手，親睹他們對一包米的珍惜，感激眼神中的懇切。去感受一下，就能激發起自己回想所花的金錢，用來看戲、買名牌、去甚麼旅遊等，想想來年家庭預算可否重新調節，幫助身邊的人呢？」

觀塘堂近年為開拓城市宣教事工而進駐白領區，盧偉旗牧師透露會友間曾有過一陣自我反省和猶疑，擔心堂會會否走上中產路線？會否就此忘記貧窮人？盧牧師說：「每次，我都會大聲疾呼，請會友不用擔心，貧窮不會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可以肯定是，貧窮人是我們首重的群體，因為他們也是神最看重的。」

作今天的馬其頓教會

昔日保羅寫信給富裕的哥多林教會，點名讚揚馬其頓教會在窮困中樂捐的厚恩（林後8：1-5），其用意呼之欲出。今天香港的教會也不應對窮人吝嗇，無論是富或貧，一樣可以服事到教會內外有需要的人。

宣道會北角堂是香港最大規模的堂會之一，每週主日崇拜人數逾六千，每月收到的奉獻金額以數百萬元計。堂主任蕭壽華牧師表示，今次金融海嘯對教會的衝擊還未完全浮現：「我不敢太肯定目前整體情況怎樣，但卻陸續聽見有弟兄姊妹被裁員。由於



我們比較多屬於中層的弟兄姊妹，亦有任職金融界及銀行界，他們所受的影響會較大。此外，由於不少弟兄姊妹都有購買股票，身家肯定少了一大截。不過，那是我們比較片面的接觸，至於整體圖畫怎樣，仍不可以肯定。」

儘管如此，蕭壽華牧師說北宣近月已經成立「回應金融海嘯委員會」：「委員會將負責探討對堂內或對堂外，有甚麼事情我們能夠做到。堂內而論，我們將舉辦公開講座，探討不同課題；而講座完畢後，會為弟兄姊妹代禱。另外，我們亦會為弟兄姊妹提供財務、法律及心靈輔導等方面的諮詢服務。如有需要，更可轉介予具備專業訓練的弟兄姊妹，安排進一步傾談或輔導。一切仍在計劃當中。至於堂外，教會有一個特別資助委員會：其一是關心基督教機構可能面對的財政困難，尤其此段時期，特別留心到一些機構的需要，再釐訂資助額；第二，我們亦關心非基督教機構的需要，將運用『慈惠款』，安排撥出部份經費支持他們。」至於北宣怎樣從芸芸眾多機構之中選取支持對象？基督教機構方面，北宣定下兩項準則，一是有長期事工果效，二是有明顯經濟需要。蕭壽華牧師解釋：「因為有太多不同類型的機構，我們無法全部回應。所以，選擇支持比較明顯有工作果效，且有真實需要的機構。至於非基督教機構方面，我們則沒有任何特別標準，因需要實在太多了，特別考慮支援社區內貧窮人士的需要，譬如我們曾想過支持食物銀行或露宿者中心等。但由於政府現已撥款資助，故此，要想想這是否最大需要的地方。」

另外，蕭壽華牧師提到的「慈惠款」，是指在主日崇拜裡恆常收集得來的慈惠奉獻。北宣最初設立慈惠基金，主要是為了協助會友：「但近一年來我們已將之擴大。其

實，我們過往面對香港以外的一些特殊需要，會呼籲特別奉獻，而無需動用慈惠款。但後來，考慮到慈惠款既然已累積到一定金額，而自己內部亦無需用上全部款項，故此就把慈惠款擴展至社區需要。」

蕭壽華牧師多年來牧養和領導規模如此龐大的堂會，要應付眾多會友的不同需要，他一直堅持在講道信息和文章裡面教導弟兄姊妹從正面的角度看事物：「神透過許多不同的困難，給我們另一種生命的豐富。在這過程中，我們卻很容易集中於自己的需要，故此要不斷鼓勵弟兄姊妹要關心身邊的人。」

於1852年建堂的**崇真會救恩堂**，剛好較北宣早一百年成立。救恩堂目前崇拜人數超過1,200人，會友以「打工仔」為主，專業人士、公務員和教師等中產階層居多，反而做生意的「大老闆」極少。雷曼迷債事件發生後不久，救恩堂執事會便成立應變小組，評估、策劃及部署對應之法。應變小組參考了堅道香港浸信教會的模式，設立心理輔導、法律諮詢、財務安排及就業支援合共四個小組。同時，亦在崇拜及小組內呼籲特別留意正面對沉重壓力、意志消沉或「失蹤」的弟兄姊妹，發揮互相關懷守望的功能。

堂主任姚健偉牧師回憶，沙士時期一位神學生的提問令他意識到教會應該「在逆市擴張」：「基督徒是『傻傻叻』的，當年黑死病流行的時候，就走到民眾百姓裡，進到遭患難的人當中。……現在正是我們的時候。」救恩堂堅城分堂已落實參與禧福協會發起的食物銀行計劃，將於4月開始投入服務，服侍堅尼地城一帶居民；而母會救恩堂則正考慮稍後加入這行列。姚牧師表示，禧福連繫上聖雅各福群會，一起合作，發動全



港教會參與，所採用的正是「7-11總有一間喺左近」的運作理念，使坐落不同地點的堂會加盟，成為有需者最就近的幫助。服務對象不分宗教信仰，只要符合基本申領資格便可，最長可領取六週食物。除此之外，救恩堂亦支持財政較緊絀的城市睦福團契所辦的食物銀行，並鼓勵弟兄姊妹把農曆年的紅封包所得奉獻支持該事工。

近年救恩堂大力推動教會善用積存的慈惠基金，並不時從儲備中撥出大筆款項，支援在危機中及社區內有需要人士。姚牧師相信香港大多數教會都很豐足，能發揮一己之力，向貧窮有需要的人施出慈愛，教會亦會「生起來、動起來」。姚牧師期盼慈惠基金能達致「無條件關懷」：「教會是愛的表達，我們讀福音書，從耶穌的見證和榜樣看到，他並無任何計算，也不會看誰有，誰沒有。當我們擁有的時候，就該與沒有的人分享。我們仍在學習之中。」

基督教廣基堂面對的牧養需要和挑戰與北宣、救恩堂相比，又可謂截然不同。位於長沙灣的廣基堂1987年由工業福音團契成立，目前會友大約有35人，主要來自基層。弟兄之中有從事建築或飲食業、司機或工人，很多時都不能於週日參加崇拜，所以聚會以婦孺為主，奉獻的數目亦有限。傳道人梁錫光毫不諱言廣基堂長期陷於財政危機，

連他的月薪也要靠教會外面的一個基金會支付。但梁錫光認為不應標榜自己是基層教會，否則容易產生一種「光坐著，等待外來支援」的依賴心態，忘卻自己也可以有的貢獻。2002-04年間工業福音團契曾租用廣基堂部分地方創辦「問題賭徒康復中心」。中心搬離之後會友亦有繼續參與相關的戒賭事工，梁錫光也義務分擔了部份的輔導工作。

一個肢體的軟弱可以成為基督身體的祝福(林前12:22)，梁錫光對此深有體會：「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姊妹，病情起初頗嚴重，她來聚會已有一段時間，團友亦給她關心及支持，為她禱告。她搬屋的時候，大家合力協助，更有另一位姊妹送贈她全屋傢具。這位患病的姊妹對神心存感恩，雖領取綜援，但依然樂捐。有次互助戒賭中心步行籌款，她捐出一百元支持。她雖是窮困、是基層人，但仍願意為別人付出。」

保羅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20:35)，因為難言授和受之間誰是主客。異鄉人的希臘文 *xenos*，剛巧既可意指主人、也可以是賓客，角色隨時互換、反客為主(約2:1-11)，而陌生人正就是我們的鄰舍！金融海嘯中，教會要問的不是「誰搬走了我的財富？」，而是「誰是我的鄰舍？」

(陳龍斌教授就今期釋經內容提供不少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總編輯：葉菁華 副總編輯：禰智偉 執行編輯：鄧美美

設計：許仲瑜 承印：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使命實踐支援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本刊旨在盡量提供各種資訊及多方面意見，供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參考，其內容不代表崇基學院神學院立場。